

情俠類  
情豪類

情史類略  
卷五





情史類畧卷四目錄

情俠類

太史敷女

以下皆俠女子能自擇配者

卓文君

紅拂妓

梁夫人

瑞卿

以下皆俠女子能成人之事者

馮蝶翠

東御史妓

吳進士妓

婁江妓

沈小霞妾

邵金寶

董國度妾

嚴蕊

薛希濤

此伎女子能全人名節者

楊素

以下皆俠丈夫能曲體人情者

寧王憲

裴晉公

江陵刺史

京邸兵官

于頔 韓滉

唐玄宗 僖宗

唐文宗

宋仁宗

袁盎 葛周

楊震

李紳

劉禹錫

洛中節使

開府

姜夔

嚴尚書

許俊 以下皆俠丈夫  
代人成事者

古押牙

虬鬚叟

崑崙奴

馮燕 此下俠客能  
誅無情者

荆十三娘

情史類畧卷四

情俠類

○太史敷女

以下皆俠女子能自擇夫者

太史敷眼力人不如女亦缺錚錚好漢也

齊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敷家傭太史敷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污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亦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卓文君

臨叩令高  
游子聲憤  
而復使炫  
其伎其不  
矜之嫌也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以貴為郎。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所從游鄒陽枚乘輩皆名流。相如見而慕之。因病免客游梁。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其銘曰：桐梓合精，居數歲。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叩令王吉善，往舍都亭。臨叩令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臨叩富人卓王孫謂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相如謝病。臨叩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焉。相如不得已，携琴而往。酒酣，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年十七而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惜今夕，升斯堂。有艷淑女，處蘭房。室爾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

琴声中已  
之使奔  
矣

賈齊空于  
歸侍殆以  
豈注也

而恥已  
相如夫

相讀頌全 其翺翔又曰鳳兮鳳兮從風棲得托孳尾永為妃交  
 情通體心 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  
 使余悲相如之臨邛侍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  
 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  
 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  
 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才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  
 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相如貧居愁憊以所著鸕鶿裘就市人  
 楊昌貰酒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  
 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俱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  
 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青史

卷四

二

情俠

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復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天子讀子虛賦，聞司馬相如所作，乃召為郎。數歲，天子欲通西南夷，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為使女尚長卿，晚而厚分其女財，與男等。後相如以病免，歸茂陵。卒。文君為諫云：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為妃兮，不耻當鑪平生茂。



從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  
東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淒惻兮疇忍聽余  
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妻者齊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後爲齊相如不遇文君  
則綠綺之絃可廢文君不遇相如兩頰芙蓉後世亦誰復有  
傳者是婦是夫千秋佳偶風流放誕豈是病乎今之蓬州唐  
謂之相如縣迄今有相如祠相如之取重後代若此彼風流  
放誕者得乎哉

長卿氏曰文君之爲人放誕風流也女不俠不豪俠不放誕  
風流不豪放誕風流不眉色姣好不豪姣好放誕所奔非朝  
如亦不豪奔相如不家徒四壁亦不豪家徒四壁不親當

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亦不蒙親當墟相如滌器不得  
僮百人錢百萬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卓王孫臨邛富人皆偃  
樓門下亦不豪此所以為放誕風流也文君以身殉相如相  
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誅已足千古美人賦白頭吟蛇足  
矣

陸式齋

名容字文量

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

吹簫夜奔公寢公詒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

白夜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

相如遲明托故遷去是秋領鄉薦年二十四此女不亦敬

風流乎然司馬長卿則可式齋則不可何也文君寡相如

娶會者通殷勤時固已定百年之期矣若館人女不然式齋

將何以結其局故曰不可

○○紅拂妓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牀而見靖長揖曰天下  
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倨見賓客  
素斂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既  
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  
妓誦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啓視  
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  
遽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  
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  
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

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紅拂一見便識衛公。又算定越公無能爲。然後相從。是大有斟酌。人或曰紅拂既有殊色。必膺特眷。萬一追討甚急。將如何。余曰。衛公智人也。計之熟矣。布衣長揖。責以踞見賓客。越公遂斂容謝之。越公能受言者也。設追討相及。靖必挺身往見。不過費一席話耳。越公豈以一婦人故而灰天下豪傑之心哉。

○梁夫人

韓勣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勣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梁封兩國夫人

梁夫人不為娼則不遇勣王不遇勣王則終身一娼而已夫閨閣之幽姿臨之以父母誑之以媒妁蔽之以門戶拘之以禮法婿之賢不肖盲以聽焉不幸失身為娼乃不能擇一佳婿自豪而隨風為沾泥之絮豈不惜哉

○瑞卿 以下皆俠女子能成人之事者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爲贖，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吏人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共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厮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足以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

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  
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忍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  
一失此時恐貽後悔今將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  
於妾不可謂之無情一旦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  
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遂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  
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  
賦蜀王大悅擢居清慶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爲夔州節度  
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敘疇昔  
入蜀之繇仍以衡宗族爲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新友悉免其  
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

○○○馮蝶翠

勢利之交  
盛如趨市  
衰如棄  
觀此可愧  
矣

窮庭葉某商於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迨凍餒爲磨傭  
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晒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  
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  
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與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  
馮私以五十金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戀戀不舍隨罄其金  
仍傭於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  
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畱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  
入陝換禍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  
其千取馮歸老焉

不耻磨傭使驢夫招之視綈袍戀戀之情固已高數倍矣出  
金相贈一旦再焉葉遂發憤爲商卒同白首成人之美還自



成也。計日前榮悴而不計久遠者，獨何心哉！龍子猶有張潤傳事，頗近此，而結局遠不相及，備錄於此。傳曰：張潤行三，瓜州人，少鬻爲闖關，潼子門妓，善歌，微有韻致，與賈人程生交善，許以必嫁。程惑焉，爲之破家，衣敝履穿，不敢復窺張室，而張念之不置也。一夕，遇諸門，墜，呼入，相持太慚。程具道所以，不敢狀。張自出，青蚨具餐，止宿。夜半，語程曰：儂向以身許君，不謂君無賴至此。然儂終不可以君無賴，故而委身他姓。儂有私財五十金，許今以付君。君可買易他方，一再往，有贏利，便圖取儂。儂與君之命，畢此矣。語達旦，空囊授之。珍重而別。程既心蕩，無復經營之志。且貧兒暴富，饒態不禁，乃別往。

恨、可、殺

離、得

可

子容耳聞張呼驚欲走匿張使婢闖之以入叩其故詭云中  
道遭寇僅以身免自憐命薄無顏見若張悲憤甚一慟幾絕  
程亦悔且泣徐曰業如此當奈何張曰此吾兩人命絕之日  
也生而睽何如死而合君如不忘初願惟速具毒酒與君相  
從地下耳言訖淚如雨注程不知所爲張迫之再無已潛取  
毒藥酒以進張且泣且飲便傾半壺程覺有其異大恐遽盡  
吸之已而兩人皆死既死鵠乃覺從旁人教剖生羊灌張張  
活次及程則無療矣蓋毒性下墜張先飲味薄故可起亦天  
意所以誅薄幸也程父訟之長洲江令令廉得程負心始末  
明史乃責其父而釋張當此時張之名震於一郡郡之好事者咸  
往問疾求識面以爲快或呼爲藥張三從所劑也或呼爲癡

張三謂其所殉非人也。張疾愈，郡人士爭交，權之聲價益隆。然性好送客，不譽縉紳，意以此浮沉數年，無一大遇，聊隨一賣絲者終焉。余嘗有詩云：同衾同穴兩情甘，鳩酒如何只損男。却笑世人不怕死，青樓還想藥張三。癡心漫結死生期，松柏西陵別有枝。自是薄情應橫死，交權豈少賣絲兒。黃金銷盡命如霜，紅粉依然映畫堂。一負生兮一負死，古丘空說兩鴛鴦。余謂張三贈金伏毒二事，都奇。所恨者毒酒無靈，不肯成全。張三一箇好名使死，而復甦。碌碌晚節，誠贅疣也。然令張死而程甦，其爲贅疣又何如。而謂毒酒果無靈哉。語云：癡心女子負心漢，二人之謂乎。余又聞一妓與所歡約俱死，歡信之，爲具鳩酒二器，妓執板速歡飲，歡盡其一，因促妓速飲。

妓曰吾量窄畱此與君賭拳嗚呼自賭拳盛行而張以情癡特聞倘死者有知問張仰藥時賣絲兒何在恐張亦無解於獨生也則雖謂癡心漢子負心女亦未爲不可

○東御史妓 吳進士妓

東御史郊未第時進京會試途遭濡首之厄僕人乘機罄取所有逸去東計無所出悶立於一家房簷下初不知其爲妓館也自晨至暮往來旁皇內一妓者窺見之命侍女邀東入東拒之妓又以母來邀東又拒之妓乃躬自出戶東復峻却妓曰妾無他意但見君若有故欲問之耳東誓其誠勉入其室妓問故東始以他事詒之妓拂首不然東不得已乃以實告妓曰然則君將何往東謂計窮力極於當還家功名事姑置之耳妓笑曰因

路費之小，謨功名之大，見亦左矣。東又謂別無親識，借貸妓曰：妾有服飾，聊可應君之需。東不欲，妓又曉以不必膠柱意，竟持所有悉以付東。且又薦寢，畱連勸解，方送東行。東至京，果得第，筮仕縣尹，大爲淮陰漂絮之報矣。後行取入道，監察蘇松妓之母來蘇，潛住民間，詐冒東之姑，入告狀中。東見之，閱其詞而悟其意，以首肯示之。姬繇是大有所得。時郡侯徐讚廉知之，繫姬達東，東大怒，反以徐爲污衊，先將姬假以押回原籍根究。陰縱之於途，使泯其迹。然後撫拾徐他事欲危之，徐不得已易服長跪庭下，幾不得解。幸諸鄉達力爲申救，徐方得免。

真定吳生有聲於庠，性不羈，悅某妓，而囊中實無餘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善檮蒲，妓乃館生他室中。所遇凡愛檮蒲者，輒

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因以供生燈火費妓暇則就生宿  
生暇則讀書後生成進士欲娶妓而妓適死因為制服執喪葬  
之以禮每向人言必流涕

吳生從未出醜此妓心術手段俱勝濟國夫人十倍惜乎其  
福之涼也東御史蒙妓成我之恩不爲了其終身而乃毀官  
箴以報之此妓亦利其多金而已其在淮陰漂母之下乎

### ○○○婁江妓

嘉靖間婁江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爲之傾貲無何  
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唆使訟妓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  
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携簪珥不久復費盡  
妓日夜勤辟纒以奉之餽粥而已如此十餘年孫益老成悔過

選期已及自傷無貴中夜泣妓審其誠於日坐辟績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司經歷宦藥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

子猶曰既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年堅忍耳

○○○沈小霞

錦衣衛經歷沈鍊以攻嚴相得罪謫田保安時總督楊順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順因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論斬籍其家順以功廕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相君薄我賞猶有不足乎取鍊三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遠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曰

掠治困急且死。會順楷被劾，卒奉旨逮治。而襄得未減問成。襄之始來也，止一愛妾從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要而殺之。襄懼欲竄，而顧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詒押者，城市有年家某，負吾家金錢，往索可得。押者持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某家詢之，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把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戕殺吾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於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寄食尼菴，而立限責押者。跡襄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於妾。妾言：襄實自竄，毋枉我。因以間亡命去。久之，高啟襄始出訟寃。補順楷抵罪，妾復相從。襄號小霞。楚人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



嚴氏將要襄殺之事。有無不可知。然襄此去實大便宜。大  
乾淨。得此妾一番撒賴。則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襄始安然  
亡命無患矣。順楷輩死肉不足餒狗。而此妾與沈氏父子並  
傳忠智萃於一門盛矣。

○○○邵金寶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威寧  
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  
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此贖余。  
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日費以給權貴公子。驪而買少妓。  
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鞫赴市。邵歲罄資於權貴。因得  
周旋。樵楚弗避十餘年。所如一而需綸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

所以展轉  
由綸之策  
稽其不傳

一時三俠  
相遇遂成  
美談

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尙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  
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  
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  
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  
三千金非細事。罄以畀一妓而不疑。非知邵之深者。能然耶。  
邵受托不辭。亦度已之可以出戴也。而戴果出矣。夫顧妓博  
金事之至醜者也。邵不潔其名而能委曲以濟大難。奈也。束  
身歸戴。克全終始。雖倡乎亦何慚於節義哉。其妻自亦不能  
救夫難。而感能爲救者。且以結髮嫡。拜下風而避去。亦甚奇  
趙氏夫人之遺哉。

○○董國度妾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部會北  
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  
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  
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  
斛每得麩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  
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是常戚戚意緒無  
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宮也一家皆在  
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  
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  
長身虬鬚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  
董相見敘姻親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

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  
人欲圖已大悔懼乃詒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  
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  
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  
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  
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  
相尋吾手製一衲袍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  
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  
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  
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  
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揮使登

婦既大俠  
同侶中豈  
少佳偶而  
乃與亡命  
為妾且以  
婦之才智  
亦何難枚  
身自歸而  
必借力于  
兄言所不  
解

楫而別舟遽用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為舟中奉侍  
惟謹具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岬客已先在水濱邀諸旗亭相勞  
苦出黃金二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  
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還之示以  
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錄未了咄咄而去董至家母妻二  
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  
也踰年客果携妾而至偕老焉

○嚴蕊

薛希濤

此俠女子能全人名節者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唐與正仲友守  
台日酒邊嘗命幼芳賦紅白桃花卽詞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  
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在

合天子厭  
感道學輩  
告其白取

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嫌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仲友罪。遂指其與。慈為濫繫獄。月餘。慈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誘使早認。慈荅曰。身為賤伎。縱與太守有濫罪。亦不至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於是再褫杖之。仍繫於獄。兩月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徽。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而岳霖尚卿為憲。憐之。命作詞自陳。口占卜筮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喜。即日判令從良。而宗室納為小婦。以終身焉。

嚴幼芳嘗七夕宴集。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固命之賦詞。願已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

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  
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  
夜元卿爲之心醉、畱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雙縑之贈、薄、  
乎云爾。况此亦纏頭常例、而文公必以爲罪、何耶。長卿氏曰、  
嚴蕊云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不意斯言出於風、  
塵妓女之口、而入於聖賢大學之耳、猶不免於答、何也。然聲、  
價愈騰、至撤阜陵之聽、倘所稱石壓筍斜出耶。

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爲王安石所執、希、  
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

幼芳之於仲友、乾也。希濤之於無擇、溼也。然晦翁與荆公皆、  
有所寄、其怒妓何與焉。卒也幼芳生而希濤死、非晦翁之心、

慈於荆公而道學之權終不敵宰相耳

○楊素

以下皆依丈夫能曲體人情者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客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



還其妻仍厚遺之問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  
爲詩口占一絕云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  
做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不追紅拂妓放樂昌俱越公大豪傑事大將軍開門放妓一  
般胸襟彼石太尉小家子耳

○寧王憲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  
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情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  
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因呼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  
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  
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亡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老。

○○○裴晉公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數剽殆盡。告救歷任文簿。悉無孑遺。遂於近邑行丐。故衣迺遲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游。偶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住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盪。唯餘微命。此亦細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斌。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較也。試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人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

為人須爲  
徽晉公有  
焉  
增宦一時  
俱遂樂哉

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紫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問之惶懼  
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  
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語誠心惻  
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取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  
躍未已公又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裴干  
貫與偕赴所任出玉堂閒話  
以裴晉公之人品而郡牧  
酒有強奪人妻以奉之者况他人  
乎一分權勢一分造業非  
必自造也代之者衆矣當要路者  
可不三思乎

○江陵刺史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游之

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去後  
五年未歸姬遂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  
失姬之所在尋訪知處遂爲詩寄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著塵  
王更不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織羅自合依芳  
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  
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粧遣還士子出盧氏雜說

○京師兵官

國朝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吳擾亂子奇携  
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  
者累年後迤邐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  
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翌日此婦在

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住，呼與相見，共語爲主母所偵，卽令人追之，簡其乞囊中，有金釵一對，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啓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卽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見西樵野記。

武弁有此高誼，勝孔將軍沙陀利萬倍。

○○○于頔 韓滉

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

本以譖郊  
反以成之  
小人落得  
做小人位  
夫

鬻婢於連帥于頓、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  
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  
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痛  
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  
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  
見握郊手曰：侯門一人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  
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  
悉為增飾之、崔生因此小阜、又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  
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  
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  
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為已嬉娛、遂多以贈帛、贈行手書、遂

謝焉。戎使君詩曰：寶劍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郡中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

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

開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戎問韓使君於汝寄

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隨語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之憂

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畱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

成。余之過，乃笞之十。命異妓百，縑卽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

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精。黃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戎使君所歡歌妓，是一是二，一奪於于帥，再奪於韓公，而俱

刺盡獻誠  
邪人面皮

以聞詩放還何戎之  
時之重才矣設當今  
多幸也于韓兩公固一代豪俊亦見唐  
世雖日進萬言何益

○唐玄宗 僖宗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  
塲征戍客寒若為眠  
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  
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  
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  
緣邊人皆感泣

僖宗自內出袍于領賜

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

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

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

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自於帥帥進

宮曰有作者勿隱言不累汝有一宮人

遂以嫁得詩人仍謂曰我與汝結今生

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

袍夜金刀兩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



不開真就市貨鎖爲人所告。王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起闕訪出此宮人，遂以妻真。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去一女子事極小，而令兵士知天子念邊之情，其感發最大。所謂王道本乎人情，其則不遠。

○○唐文宗

唐文宗御宴宮妓，舞河滿子，是沈翹翹其詞云：浮雲蔽白日，文宗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第一首，乃賜金玉環，遂問其繇。翹翹泣曰：妾本吳元濟女，自因國亡，沒入掖庭，易姓沈，因配樂籍，不藝方響，乃白玉也，以響玉爲椀，紫檀爲架，制度精妙，乃奏梁州曲，音韻清絕，上喜，謂曰：卿欲歸宮，欲適人？翹翹不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出宮之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

天子嫁女  
觀昔日皇  
后嫁女者  
好醜遠甚

天恩

按翹翹歸誠數年後誠奉使日本久而不返翹翹執玉方響登樓自製一曲名憶秦郎聲音悽愴聞者悽然方響應二十

八調

○○宋仁宗

宋子京

和與兄公序

郊

人稱為大宋小宋子京過御街逢內家

車子中有寒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云寶轂雕輪

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幃中身好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

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

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山莊則其家也

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  
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

錢簡栖山人云黃鸞

皆自成篇詠博得佳

幾萬重則唐人李義

之詞中耳傳達大內

至是乎子猶云子京

山詩又博一深宮佳

人贈兵士亦能致其

樂爲事文人無行其

○袁盎 葛周

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  
因以內人賜之

久住渾相戀及侯門一入深如海二詩

麗亡忝至劉郎已恨蓬山遠又隔蓬山

山無題詩非子京作也子京偶記而入

致動天聽以此宮人賜之人主憐才一

收壞舊唐書反博一條史佳名抄李義

麗一生有造化人也然唐之立億以宮

感泣而小宋受特達之知一以奢侈盤

不逮兵士遠矣

袁盎為吳相時有從史  
史從史亡盎親追返之  
為太常復使吳吳王時  
會從史適為守盎較尉  
引盜起曰君可疾去且  
從史盜君侍兒者也於

梁葛侍中周鎮究之曰

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

左右內一寵姬國色也

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

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

私盜侍兒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從  
竟以侍兒賜遇之如故景帝時盎既入  
謀反欲殺盎以五百人圍之盎未覺也  
司馬乃置二百石醇醪盡醉五百人夜  
日王且斬君盎曰公何為者司馬曰故  
是盜驚脫去

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婿

人偶因白事為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

嘗在公側甲窺見目之不已葛公有所

盼殊色竟忘對答公但俛首而已罷

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

奇功異績  
不是大膽

人欲不得  
用此命忘

公此

也 非常人者 其

日短其罪 以功折之

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  
 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數日敵軍堅陣不動  
 日暮軍士饑渴殆無人色公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  
 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  
 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  
 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為人妻不愈於為妾耶令具資粧  
 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  
 兼署列職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葛  
 公為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  
 撥

楚莊絕纓之會但隱之而已未聞直以妻之者蓋賜之而後

清已

卷四

三

情俠

食其報。周必俟其功而後賜之。意非異也。從史已私矣。已逃矣。不賜之。不惟從史不安。卽侍兒亦不安。若流盼忘答。事可以隱。甲方跼蹐不暇。思力戰以免罪。而孰知荷此奇賞乎。卽捐軀所甘心焉。若張說之從門下生。种世衡之遺蘇慕恩。或感其言。或濟其事。方之二公下一乘矣。○張說有門下生盜其寵婢。欲置之法。生呼曰。相公豈無緩急用人時耶。何惜一婢。說奇其語。遂以賜而遣之。後杳不聞。及遭姚崇之構。禍且不測。此生夜至。請以夜明簾獻九公主。爲言於玄宗。得解。胡會蘇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繇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往討。

無有不克。

○楊震

故宋駙馬楊震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猶勝一日招詹天游

五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詞云淡淡青山兩

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  
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  
真個銷魂也。

○李紳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隙時於荆溪遇  
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讐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  
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因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憫然

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涕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伎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卽命伎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伎夕就之。

或云：眠則有夢，既不會眠，何云有夢？說詩太泥矣。此句正敘其好致情而終不果納之意。

○劉禹錫

劉禹錫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伎歌以送之。劉於座止。



髮髻亦作  
低墮並上  
声古今注  
墮馬之遺  
像

賦詩曰。髮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  
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洛中節使

洛中舉子某與樂妓茂英相識。英年甚小。及舉子到江外。偶於  
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尙嬌羞。隔牕  
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  
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留  
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旣頻。與酒糺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  
厚以金帛贖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畱絕句與糺曰。少插花枝少  
下籌。須防女伴妒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尙書莫點頭。因  
設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卽令人送付舉子。

○開府

有士人訪一妓在開府待宴候之稍久遂賦一詞寄之云春風  
捏就腰兒細繫的粉裙不起從來卽向掌中看怎忍在燭花影  
裏酒紅應是鉛華褪暗蹙眉峰雙翠夜深站老綉鞋兒靠那  
箇屏風立地詞至爲閩中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人在  
竟以此妓與之

○姜夔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請老姜堯章夔詰之一日  
授簡徵新聲堯音製暗香疎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  
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  
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

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從而和之

○嚴尙書

元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爲監察使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登翰林以詩寄云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多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許俊

此下皆俠丈夫代人成事者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游皆當時名士然而葦門圭鬻室唯四壁隣有李將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旣久愈狎柳每以暇日

李大豪傑  
乳翁公  
流人

隙壁窺韓所居，卽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尙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怵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春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卅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於都下。期至而迂之，連三歲不果送，可以良金置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

家妻  
小他人安  
得胡之唐  
習往往如  
此蓋因內  
則不甚嚴  
乘彼此通  
誠以為常  
事耳未以  
後無此事

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  
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  
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為尼。居佛寺。後  
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為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  
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  
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  
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  
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  
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為之雪涕。是日臨淄大  
鼓。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厓人曰。韓員外風  
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具語之。有虞侯將許俊。年

少被酒起曰俊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致之  
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  
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  
柳夫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以  
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  
大懼禍作闔坐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  
所爲事後乃能爾乎立脩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嘆良久  
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緡二千疋柳氏却歸諱翊

遮蓋

柳非貞婦然其識君平於貧賤時可取也李贈之沙奪之賢  
不肯相去何啻千里哉許虞侯義形於色勃然而往設遇沙  
將軍在家可若何幸投其間取之不然未能折柳何以

報韓侯帥之表先沙上聞遂能動代宗之嗟嘆亦爽剗丈夫  
哉一柳氏而先後三俠士成就之何韓邸之多幸也

○○○古押衙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尚書劉震之甥也仙客少孤隨母歸外氏  
與震女無雙幼相狎愛震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一旦劉氏疾  
且死召震以仙客爲託無令無雙歸他族仙客護喪歸葬襄鄧  
服闋飾裝抵京時震爲租庸使聲勢赫奕置仙客於學館寂不  
聞選取之議又於牕隙間窺見無雙明艷若神仙客發狂惟恐  
姻事之不諧也遂嚮橐得錢數百萬舅家內外給使達於厮養  
皆厚遺之又時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遇舅母生日雕  
鏤犀玉以獻舅母大喜又旬日遣老嫗達求親意而震意必不

允仙客心氣俱喪。達旦不寐。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門。鑰却門。一家惶駭。不測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畧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命仙客易服。押領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進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侍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鐘日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之



仙客

到

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師。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一人馬前拜。熟視之。舊使蒼頭塞鴻也。乃聞尙書受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唯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明日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之。於京兆尹李齊。齊以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

蓬山疑路

青史

卷四

三

情仙

何客千鈞之托亦逆  
知塞鴻足辨耳村優  
粉煎茶童子乃作  
睡及怕泉等惡諷不  
快事耶

園陵以備灑掃。輿車子十乘下驛中。訖仙客謂鴻曰：我聞掖庭多衣冠子女，恐無癡相雙在焉。汝為我一窺之。人事固未可定。因令鴻假為驛吏，烹茗於簾外。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如有所親，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但夜語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鴻滌器篝火，不敢轉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開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涓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當得瞥見耳。

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果開簾窺覷。真無雙也。仙客因悲感。怨慕不勝其情。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如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繪綵寶玉。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袂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深恩。願粉身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仰天。以手指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

固。知。必。水。

有心  
入於不  
然不  
仙客之事  
且不自愛  
何有於

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云：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秣蘋對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是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夔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拔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

以一婦人  
致而寬死

者十餘人  
言無取焉

能揀客以  
成勞為主

能非所情

如此艱難  
夫婦五十

三猶恨少

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

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

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

死、不、待、言、矣

及昇夔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

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

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

潛奔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

業與無雙為夫婦五十年唐薛調撰無雙傳

無雙曰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也古生亦曰老夫乃一片有心

人也夫無雙在掖庭即不忘古生見王郎便使之求古生意

何為乎亦人間有心人也王郎謀無雙者十數年念絕矣終

無一日忘無雙在閨閣必欲得之於閨閣在園陵必欲得之於園陵是亦人間有心人也塞鴻爲王郎謀得採蘋謀得官謀得無雙消息復謀得古生亦人間有心人也天下未有如許有心人而不得成一事者也雖然母爲無雙求婚先死舅母爲保婚舅氏爲主婚俱死塞鴻爲長樂驛媒亦死採蘋爲園陵媒亦死茅山使者贈藥昇輿人送親亦死古生了婚事亦死爲無雙者不崇甚乎范蜀公云假使下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俱非卽獨存亦何足樂吾不知與王郎與無雙偕老時亦復念此否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

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偵覘行  
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黃金百  
兩免罪雖脫非橫而憤惋不堪因感劉禹錫擬四愁詩終日吟  
咏不輟一日晚凭水牕復吟前詩聲音哀楚見河街上一虬鬚  
老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行步迅速躍入船中揖損曰子衷心  
有何不平而苦吟如此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回時  
卽發不可更停於此損意其必俠士也再拜啓曰長者能報人  
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而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神  
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令身首支離不惟禍及一身須殃連  
七祖今且爲君子事未敢遽越神明也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  
斗拱上叱呂用之歷數其罪勅以退還劉氏之妻倘更悅色貪

財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悸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送裴氏并黃金俱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用之平日慣以神鬼事欺。渤海其中久已抱歎。今親見異人。那得不懼。嗚呼。世間欺心薄德之徒。橫行無忌。吾安得此虬鬚叟家至而戶說之也。

○崑崙奴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一品召生入室。生少年容貌如玉。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榻前以金甌貯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錦妓。



生已破  
紅綃看上  
失

者擎一甌與生食。生赧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辭去。一品曰。郎君暇必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伎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滅容沮。怳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萊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凡應照。瑤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恨。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問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生駭異。且告之。磨勒曰。小事耳。何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

令郎來耳。生大喜，謂曰：何計而能導我？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人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嘗州孟海之犬也，非老奴不能斃此犬。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携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固無礙耳。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十歌妓院內。至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俟，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緩緩塞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言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遂召入，以

金剛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  
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雖綺羅珠翠，如在桎梏，賢爪牙既  
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生，愀然不語磨勒。  
曰：「娘子意既堅確，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  
囊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  
餘里。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  
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此必俠士挈之，無更聲聞，徒爲  
禍患耳。」姬隱崔生家二載，因花時，駕小車遊曲江，爲一品家人  
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詰其事，懼不敢隱，遂言奴  
磨勒一品曰：「他事不問，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  
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翅翎。

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出傳奇。

崔生文弱，紅納所知，况使蹈不測之淵，行非常之事乎。啞嚙相授，聊以爲戲耳。而生賴賢爪牙力，卒成其事。如此女媒，豈金甌一酌所能酬哉。一品不能誰何，崑崙然於崔生夫婦，何難焉。而能置之不較，從古豪傑丈夫，其縱酒漁色，止以遣懷消息，不爲淫樂得失，固非所計也。

○爲燕 以下俠客能誅無情者

唐馮燕者，魏人。少任俠，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

趙相得時相國賈耽鎮滑。知燕材，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從其類飲燕，因得間復拒戶偃寢。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瞋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卽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頸，遂巾而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真，嬰殺，畱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誣以過矣。今獲賊殺之矣。」其持嬰百餘笞，遂不能言。官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疆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千餘人，有一人排衆而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卹。以

贖其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者皆免。

子猶氏曰：皆免非法也。然世不皆馮燕則凡死罪盡可疑矣。免之以勸義氣不亦可乎。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戴歸楊州。趙以義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勾惑高太尉。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亦憤。說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吾能爲郎仇之。但請過江於揚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伎。及

其父母之首歸於李德與趙同入漸中不知所止出北夢瑣言  
爲郎仇之力所能辦也刻期不大奇乎仇之示義刻期示信  
荆娘蓋大俠也趙生能致其相慕周旋不舍趙亦豈常人  
哉

情史氏曰豪傑憔悴風塵之中鬚眉男子不能識而女子能  
識之其或窘迫急難之時富貴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  
之至於名節關係之際平昔聖賢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  
能周全之豈謝希孟所云光岳氣分磊落英偉不鍾於男子  
而鍾於婦人者耶此等女子不容易遇此等女子豪傑丈  
夫應爲心死若夫妖花艷月歌鶯舞柳尋常之玩詎足爲珍  
而王公貴戚或與匹夫爭一日之娛何菱菱也越公而下能

曲體人情推甘讓美全不在意而袁葛諸公且借以結豪侈  
之心而收其用彼豈無情者耶已若無情何以能體人之情  
其不拂人情者政其入情至深者耳虞侯押衙為情犯難亂  
鬚崑崙為情露巧馮燕荆娘為情發憤情不至義不激事不  
奇吁此乃向者婦人女子所笑也

計更九月寒增熱外風塵之中蓬鼠畏子  
不謂驚而女子請

峽嫩添大刺也饒坐強疑其卧慕風莫不念強在豈常人出  
為浪舟之代漁翁織也渡限不大奇乎此又示善修其示計  
其父母之首觀然本為與我同人概中不眠迫止出北裏戲言



情史類畧卷五目錄

情豪類

夏履癸

商紂

以下豪奢

漢靈帝

秦始皇

漢武帝

漢成帝

吳王夫差

魏文帝

吳孫亮

東昏侯

陳後主叔寶

隋帝廣

唐玄宗

王衍

五雲車

元武宗

元順帝

計三條

河間王

張憲

王武子 楊國忠

岐王

封涉

嚴世蕃

石崇

元載

宋祁 以下豪華

陳慥

劉大刀

王太常

寇萊公

柳睦州

史鳳

凌延年

張敕

阮籍 以下豪狂

謝鯤

杜牧

李白

謝希孟

俞大夫

韓汝玉

康海

楊慎

唐寅

鴛鴦寺  
雙飛寺

餘杭廣  
以下豪勇

劉氏子妻

張俊

情史類畧卷五

情豪類

○夏履癸 商紂 以下豪奢

履癸卽桀也。有力能申鐵鉤。采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

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莫違。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宮。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以實鹿臺之財。充鉅橋之粟。狗馬奇物。充物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都至此。

二百七十三年未嘗遷動紂廣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拒邯鄲及沙丘皆離宮別館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

○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游於西園起裸游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其水清徹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歌曰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畫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值蓮大如蓋長一文南國所獻其葉夜舒畫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

夏避暑於裸游館。長夜飲。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官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親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洛西域所獻茵舞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及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

酒池肉山，令人欲嘔。真乃酒肉地獄，有何佳趣？而桀紂一轍相尋，當繇上世人情，猶樸未開。近日侈靡之竅，一味飲食奢費，遂謂至樂無加耳。裸游甚不佳，况男女相逐，而以爲樂乎？紂倡之，漢靈因之，子業斬不裸者。劉鋹好觀人交，皆無賴，所爲何豪之有！

○秦始皇

臨險難行  
架木爲欄  
而渡曰關  
道視首腹  
上下有道  
曰複

初秦惠文王作宮阿基房未成而亡始皇以咸陽宮庭小益廣

其基規恢三百里謂之阿房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為房或云

大陵為阿言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其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於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關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凡所

得六國後宮女子咸實其中故杜牧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

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

一容盡態極妍漫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

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

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璫玉石金塊珠鑠棄擲邈迤

人視之亦不甚惜。

唐朱揆叙小志云秦皇婦女

百倡優累千

○漢武帝

元朔中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  
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  
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  
爲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領

八、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  
以、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  
屬、率、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  
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

籍增其俸秩比六百石宮人既  
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  
十六人充數恒使滿皆自然美  
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

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  
麗不假粉白黛綠侍尙衣軒者  
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  
極被幸者數年一再遇挾婦



體常壯悅其應有子者皆記其  
華充侍衣之屬

○漢成帝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  
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  
單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帶玄綬  
罩之至宵游宮乃秉燭宴幸既  
出游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  
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  
咸以擅締籍地惡車轍馬迹之  
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竄

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為容

宵游宮以漆為柱舖黑緋之幕  
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  
簪珮雖如錦繡更以木蘭紗縞  
罷靜鼓自舞而步個揚塵好夕  
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  
雷之聲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  
宣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臣  
者皆歌萬歲

傳稱成帝雖惑於微行而存

心撫民無勞無怨及劉向答永

切諫遂焚宵游宮及飛行殿

罷宴逸之樂庶幾從繩則正者

矣按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

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三

雲殿又掖庭有月影臺雲光

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

觀不在簿籍繁華窈窕之所

棲宿焉恐未必盡廢也

○吳王夫差

越謀滅吳畜天下奇寶美人異

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

龍蛇以祀川岳矯以江南億萬

戶民輸吳為傭保越又有美女

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

施鄭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

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

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竚坐理

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

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採

吳王之知

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

○魏文帝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父名業爲鄆鄉豪長母陳氏隨業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閭中少年多以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入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靈芸聞別父母蘇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壺中卽如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色矣帝以文車十乘迎

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篤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凡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疊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乃以題國所獻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噓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霄又築土爲臺基三十丈列燭致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旁一里致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襍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爲銅表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致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主德王火伏而土興也土上出金是魏滅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

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  
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承寵愛外國獻  
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翠羽尙不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而  
不進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幃重幄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  
製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

○吳孫亮

吳主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  
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  
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  
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  
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

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  
後爲次不得越亂所居之室名爲思香嬾寢

烟花記云吳主亮命宮人潘芳作琉璃屏風鏤祥物一百二  
十種各有生氣遠視若真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嬾  
之飛去

○東昏侯

帝爲潘貴妃起神仙永壽三殿皆飾以金壁內作飛仙帳四面  
繡綺牕間盡畫神仙椽檣之端悉垂鈴珮江左舊物有古玉律  
數枚悉裁以鈿笛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  
靈寺塔諸寶珎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又鑿爲蓮花以貼地令  
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

南唐書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具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

降陽院有二十八人皆擇宮中佳麗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  
幸御者爲之首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十六院爭以殺羞精麗相  
高求市恩寵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  
於馬上奏之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  
中夜卽幸焉又鑿五湖每湖四十里東曰翠光南曰迎陽西曰  
金光北曰絮水中曰廣明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繞  
澄碧皆窮極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  
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行龍鳳舸白製  
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令宮中美人歌唱之晚年益沉迷女色謂  
近侍曰宮殿雖壯麗顯儼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  
我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以項昇薦羣曰召問昇請先進圖

本帝覽之大悅。卽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牕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楹。互相連屬。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瓊牕射日。工巧之極。自古未有。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空。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選良家女數千居樓中。每一幸或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試處女。極喜。乃以千金贈稠。旌其巧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



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說問此何名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帝乃賜名任意車車轆垂絞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濕車中笑語左右不聞也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內之迷樓而御女其中纖毫皆入鑑中帝笑曰繪得其象此乃肖其真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大業十二年帝復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攀車留宿指血染鞅帝意不回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發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駮慙多態帝寵愛特厚時洛陽進合帶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

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名曰迎輦花。花外殷紫，中素  
膩菲芬，粉蕊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  
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減睡。帝令寶  
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  
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常謂儒生節  
於文字，今觀寶兒信然。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嘲之。世南  
應詔爲絕句云：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鞞袖太憨生。緣憨却得  
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  
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澤國  
所獻，以負山蛟睫。幼蓮根絲貫小絲，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  
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爲殿

脚女錦帆過處香聞十里

○唐玄宗

明皇每冬幸華清宮卽與貴妃同輦華清宮有端正樓卽妃梳粧之所有蓮花湯池卽妃沐浴之所用文瑤密砌中有玉蓮湯泉涌以成池又縫錦繡爲鳧鴈浮於水中上與貴妃施銀鏤戲玩其間宮中退水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自奉御湯外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屬浴焉

○王衍

王衍字化原建幼子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二年八月衍北還以宰相王鐸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被金甲

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至漢州駐西湖。與  
宮人汎舟奏樂飲常彌日。九月駐軍西縣。泛舟巡閬中。舟子皆  
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禽樂二歌之。三年三月衍還成都。  
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  
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  
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舄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  
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流涕。衍有愧色。  
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惟也。乃  
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  
壽懼禍乃盡飲。而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  
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赫赫輝輝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

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五年二月上巳。宴昭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游浣花龍舟彩舫。十里綿緝。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晦冥。有白魚自江心躍出。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

○五雲車

光時宮中制五雲車。車有五箱。以火樹爲檻式。烏稜爲輪。轆頂懸明珠。左張翠羽蓋。曳金鈴。結青錦爲重雲。覆頂旁建青龍旗。列磨鏤雕銀戟。五右張白鳩緝毳蓋。曳玉鈴。結素錦爲層雲。覆頂旁建白虎旗。列豹絨連珠槍。五前張紅猴毛氊蓋。曳木鈴。結赤錦爲重雲。覆頂前建朱雀旗。列金戈。五後張黑兔團氊蓋。曳

竹鈴結墨錦爲層雲覆頂後建玄武旗列畫十五中張雕羽曲柄蓋曳石鈴結黃錦爲層雲覆頂建勾陳旗中箱爲帝座外四箱爲妃嬪坐每晦夜游幸苑中御此以行不用燈燭

○元武宗

元武宗仲秋之夜嘗與諸嬪妃泛月於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魚浮鳥競戲群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舟主各設女軍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鳳尾旗執泥金畫戟號曰鳳隊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鶴翼旗執瀝粉雕戈號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採菱採蓮之舟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雲四合帝乃開宴張樂薦蜻翅之脯進秋風之鱸酌玄霜之酒啗華月之糕令宮女披

羅曳縠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一曲帝喜謂妃嬪曰昔西王母  
宴穆天子於瑤池人以此樂古今莫有朕今與卿等共此佳  
會液池之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元夫人在坐不得聞步玄之  
聲耳有駱妃者素號能歌趨出爲帝舞月照臨而歌曰五華兮  
如織照臨兮一色麗正兮中域同樂兮萬國歌畢帝悅賜八寶  
盤玳瑁盞諸妃各起賀酒半酣菱舟進鮮蓮艇奉實絲是下令  
兩軍水擊爲戲風旋雲轉戟刺艾橫戰旣畢軍中樂作唱龍歸  
洞之歌而還

○元順帝

順帝乘龍船泛月池上池起浮橋三處每處分三洞洞上結綵  
爲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爲質飾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每

遇上巳日令諸嬪妃被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池用紋石爲質以寶石鑲成奇花繁葉雜砌其間上置紫雲九龍華蓋四面施幃幃皆蜀錦爲之跨池三橋橋上結錦爲亭中匾集鸞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亭雁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來被畢則宴飲於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有潭曰香泉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於池池中又置温玉後視白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擊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淑姬戈小娥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含露愈爭妍美帝曰此天桃女也因呼爲蹇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麗嬪張阿玄性號機敏順帝或視朝退卽與諸嬪嬉游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於馳電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况其間疾病相



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虛度一  
生於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號曰遣光諸嬪貴妃百媚其前以  
求容悅阿玄乃私製一崑崙巾上起三層中有樞轉玉質金枝  
紉絲爲花團綴於四面又製蜂蝶雜處其中行則三層磨運百  
花自搖蜂蝶欲飛皆作鑽蕊之狀又置飛瓊流翠之袍趨步之  
際飄渺若月宮仙子帝見之指謂衆嬪曰張嬪氣宇清越服帝  
子雲霓之服玄爲帝製繡絲綾布之裘雪壘三山之履以進帝  
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陽一線巾巾乃方士所進云是東海長生  
公所服帝珍重之作寶光樓以藏焉至是始出服之顧謂宮人  
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傲游臺島間得與金仙羽客爲侶視棄  
天下如土塊耳內豎梁行進曰陛下冠服不異神仙海地瓊島

亦壺島之匹也。卽令逍遙百歲，猶足爲樂。何必遠有所慕哉。帝於是自稱玉宸館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以玄爲太素仙妃。程一寧爲太真仙妃，就於萬歲山築垣狀如天台，赤城亦號紫霓城。建玉宸館，壘石爲瓊花洞，以居焉。官人凝香兒者，本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宮，遂充才人，善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飛空尋如故。少頃復飛一舞，中屢飛屢復，雖百試不差。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兒着瑣里綠蒙之衫，瑣里夷各產撒哈刺蒙耳，如氈毳，但輕薄耳，宜其秋時着之，有紅綠二色。至元間進真帝，又命工以金籠之粧，出鸞鳳之形，製爲十大衫，香兒得一焉。又服玉河花蕊之裳，於闐國鳥至河生花蕊草，採其蕊織之爲錦，香兒以小艇蕩漾波中，舞婆娑之隊歌。

弄月之曲。其詞云。蒙衫兮蕊裳。瑤環兮瓊璫。泛予舟兮芳渚。擊  
予楫兮徜徉。明皎皎兮水如鏡。弄蟾光兮捉娥影。露團團兮氣  
濛濛。風颼颼兮力勁。月一輪兮高且圓。華綵發兮鮮復妍。願萬古  
兮每如此。予同樂兮終年。帝復置酒於天香亭。爲賞月飲香兒  
復易服。趨亭前。爲昂鸞縮鶴之舞。帝大悅。以爲昔人霓裳羽衣  
不是逮也。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夏月。帝嘗  
避暑於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  
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鶴。施於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小船。縛  
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  
帝命製採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伽南楫兮  
文梓舟。泛波光兮遠夷猶。波搖搖兮舟不定。揚予袂兮金風競。

棹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滌洞歸去來兮樂更誰驚人歌  
之聲滿湖上天色微曛山銜落日帝乃周游荷間取荷之葉或  
以爲衣或以爲蓋四顧自得每至忘歸

○河間王

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盈座

○○張憲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中錦仙裳密粉淡粧使侍閣下  
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侍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  
者號墨蛾接香者號麝姬總號鳳窠羣女

○王武子 楊國忠

晉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

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楊國忠凡有客設酒令妓女各執其事號肉臺盤冬月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又選妾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內障肉障

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姬各執一器環立亦號肉臺杭州別駕杜駟亦有肉屏風事

○岐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火惟納於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

○封涉

封涉家宴使羣婢各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為燭圍

○嚴世蕃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之吞唾  
孟尚書王天華取媚世蕃用錦罽織成點位曰雙陸圖別飾美  
人三十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每對打美人聞聲在  
其點位則自趨站之及嚴氏籍沒時郡司某奉臺使檄往覓榻  
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補其一出以咨眾有識者  
掩口曰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爲淫籌焉

○石崇

石太尉常擇美艷者數十人裝飾一等常侍於側使忽視之不  
相分別雕玉爲倒龍之佩鎔金爲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而舞晝  
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  
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侍女各含異香

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飾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則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飲食。令體輕弱。閨中相戲。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珍珠。

○元載

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爲姬。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綃衣。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惟買至楊炎雅與載善。時得見其歌舞。至贈詩云。舞怯珠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美之。畧曰。雪面澹娥天上友。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宋祁 以下豪華

宋祁先奉詔修唐書。旣訖。蜀因以書局自隨。每宴罷。盥漱闕寢。

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又子京一日逢大雪。添繡幕。燃椽竹二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會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宋顧謂曰。汝太尉當此天氣。亦復如何。姬對云。只是擁爐列酒饌。羅管絃歌舞之餘。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不能爲尙書清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徙去筆硯。呼酒命歌。酣飲達旦。又子京好客。嘗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翌日。諭所親令誚。



原來只爲  
這個可嘆  
可嘆

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曉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  
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羹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  
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羹煮飯是爲甚底

按蜀廣記故事正月二日太守出東郊早宴大慈寺清獻公  
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爲  
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宋公後遂爲故事固見宋  
公風流亦想見當日太平全盛之景矣

○陳慥

陳慥字季常自號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  
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

後制於內放侍女習道故坡公有河東獅吼之譚然生平曾

有此一番豪快亦足消胸中壘塊矣或謂晚年奉道乃放侍  
女後無聊之思余謂政從豪華一番嘗過滋味回頭猛省漢  
武輪臺之悔亦政從求仙禱祠中悟來

○劉大刀

劉焜 神宗朝名將也所用刀六十餘斤軍中號爲劉大刀有  
姬妾二十餘極燕趙之選皆善走馬彈械焜每出巡諸姬戎裝  
穿小皮靴跨善馬爲前導四勇士共舉刀架繼之焜在其後旁  
觀者意氣亦爲之豪

○王太常

太常卿王某乃蘇郡王相國之子額有疤痕號三隻眼相國廉  
介不染而太常善於經營久之富甲一郡相國初不知卽言之

亦不信也。晚年益豪奢，自喜寵姬數十人。人設一院，左右鱗次而居。院設一竿，夜則懸紗燈其上，照耀如晝。每姬擇潔秀婢二人侍之。姬行則一婢隨，一婢居守。每夜必開宴，老夫婦居中，諸姬列坐，女樂獻伎。諸姬以次上壽，爵三行，樂闕，夫人避席去。太常乃與諸姬縱飲為樂。最後出白玉卮，進酒。此卮瑩潔無瑕，製極精巧。云是漢物，權貴所獻。太常寶惜，不輕及人。惟是夜所屬意者，則酌以賜焉。婢視卮到處，還報本院。院婢或榼溫酒以待。房老掌燈來迎，諸姬擁入院，始散去。餘紗燈俱熄，惟本院存。各院望見竿燈未息，知尚私飲，未寢，嘖嘖相羨嘆。

○寇萊公

寇萊公嘗高會，集諸妓，賞綾綺千數。其妾蒨桃者，淑靈能賦，乃

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牕下。多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爲之嘿然。

又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按釵小志。郭元振有婢數十人。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郭賞太薄。寇與楊太厚。

○柳睦州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娼名陳嬌如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如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侍終身矣。本易其少年。

乃戲之耳。翼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如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及柳氏家。

嬌如豈真欲得錦帳三十重哉。特以試其誠耳。惟言莫違。所需必辦。嬌如不歸。柳何歸乎。唐玄宗在民間聞嬌如之名。及卽位召入宮。嬌如見上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卓哉志節。亦青樓中之以品勝者乎。壽王妃當媿死矣。

○史鳳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鮫紅被。傷香枕。八分羹。各有題咏。咏迷香洞云。洞口飛瓊佩。羽霓音風飄。拂使人迷。自從邂逅芙蓉帳。不數桃花流水溪。

神雞枕云枕繪鴛鴦久與棲新裁霧縠闌神雞與郎酣夢渾忘  
曉雞亦畱連不肯啼鑲蓮燈云燈瓊蓮花照豔翠鈿同醉楚  
臺巍殘灰剔罷携纖手也勝金蓮送却回鮫紅被云肱被當年  
僅禦寒青樓慣染血猩統牙牀舒卷鸚鵡共正直牕櫺月一團  
傳香枕云韓壽香從何處傳枕邊芬馥戀嬋娟休疑粉黛加鏗  
刃玉女梅檀侍佛前八分羹云党家風味足肥羊綺閣畱人謾  
較量萬羊亦是男兒事莫學狂夫取次嘗下則不相見以閉門  
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亦有詩云一豆聊供游冶郎  
去時杯喚鎖倉琅入門獨慕相如侶欲撥瑤笙彈鳳凰馮垂客  
於鳳罄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  
春屏而歸出常新錄

小說有賣油郎慕一名妓乃日積數文如是二年餘得十金  
領成一錠以授嫖求一宿是夜妓自外醉歸其人擁背而臥  
達旦不敢轉側妓酒醒時已天明矣問何不見喚其人曰得  
近一宵已爲踰福敢相犯耶後妓感其意贈以私財卒委身  
焉夫十金幾何然在賣油郎亦一夕之豪也

○凌延年

凌延年卽尚書洋山公長子世襲錦衣奉神脩美豪華擅場初  
至白下六院未有相識故事院中名姬定情之久例必五金最  
下亦三金謂之初會凌訪六院知名者凡三十餘人槩致五金  
二幣通慇懃焉且曰方欲渡江往揚州未遑識面也諸姬家其  
愧荷共相傾慕恨不一見日遣人於寓中問耗及凌再至名姬

法父母喪又當何  
如未見淚山等  
家者子如此甚  
多德不知矣

爭往邀之以先王者為榮凌以次留連百戲俱集名震都門嘗  
語人曰大老官甚易做我所費纔三四百金而初會已周矣尤

揚美兒相厚美之假母死凌為治喪凡來弔者上客拆帛白  
一端次則紬紗從人皆贈布七七作佛事費數千金

○張敕

張敕名獻翼以字行生於富家而才高不售乃以聲妓自娛凡有新姬

不謁敕不能成名晚歲家益貧落猶不能減賓客之會所居文

起堂弘廠壯麗每上元試燈日大開重門自內達外皆設燈彩

圍屏門對皆以燈為之鼓吹不絕游人或携酒殺挈美人而往

輒擇便就坐歌笑各適不問主人如曲江金明池公所往來無

禁焉



○○阮籍以下豪狂

鄰家少婦有美色當爐沽酒籍常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返

禮云知死而不知生哭而不弔步兵亦猶行古之道也子猷看竹不問主人亦是此意

○謝鯤

謝鯤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杜牧

御史杜牧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間居聲甚豪華爲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

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

灑然行意不減晉人風流。

○李白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美而工謳。每宴客。諸妓異列。惟寵姐莫能見焉。李學士白持醉戲請曰。白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殺醉飽。

羣公宴倦，王何恡此女，不一見示。王笑命左右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未覲面，得聞聲亦已幸矣。」

不覲面豈非不識

### ○謝希孟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嘿然，知其悔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與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槩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造樓作文固狂。忽然有悟，不告而行，更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全不勞象山棒喝。

○俞大夫

俞華麓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讎俞者，別召一妓侍飲。他日遇所善妓於生公石，數呼之不應，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卽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有汝。」遂如其言。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俞曰：「觀瞻吾不惜，但恐曩日侍飲人知之，必復以此法難我耳。」

俞後中考功法，聞參語云：「稍有晉人風度，全無漢官威儀，乃愠曰：『全無漢官威儀，已似我矣。』晉人風度，豈止稍有，是非真知我者。大夫狂態，可想一斑。」

○韓汝玉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宴起縣吏挾之立門外  
候聲喏汝玉卽升妓家中堂受喏翌日下吏杖一百卽解官自  
劾云某無狀不簡爲吏所侮無以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  
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卽令還職汝玉旣滿後携  
此妓游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買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  
極醉時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已離錢塘數十里矣

以宿娼爲吏所侮官箴敗矣文正公乃更奇之蓋賞其豪邁  
不諱且不欲張詰吏之志也此文正公所以爲真道學也後  
汝玉歷廩仕竝有政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亦豈人可  
及

○康海

康狀元海字德涵號對山以詞曲擅名里居時最好聲色常嬖

○妓○名奇

一妓名狠架子伎適被罪當罰米康以事在劉憲副大謨乃柬  
劉云狠架子是我表子馬公順是他老子拜上遠父先生乞望  
饒些草子劉笑而從之馬公順乃馬憲副應祥字亦嘗狎此妓  
者遠父劉字也

對山有四姬自爲隨身四帥其名曰金菊小斗芙蓉采蓮初對  
山無子適有妓鬻歌於市公目之未幾有招公飲者是妓在焉  
公善琴妓亦善試彈一曲公大喜招其母授以二百金幣四納  
焉即生子後舉孝廉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  
自隨游行道中傲然不屑

○楊慎

楊狀元慎以議禮戍永昌僑寓安寧遍游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携倡伶以從皆大理董秀才為楊羅致人呼為董牽頭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被遺諸妓服之使酒聞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曾重賞妓女構歸裝演成卷楊後知之更以為快

既為楊用  
修矣何忤  
之有

楊用修慎字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為忤

○唐寅

唐伯虎名寅字子畏

才高氣雄藐視一世而落拓不羈弗脩邊幅每

遇花酒會心處輒忘形骸其詩畫特為時珍重錫山華虹山學

士尤所推服。彼此神交有年，尙未覲面。唐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計返棹時，當往詣華，傾倒晚泊河下，登岸間行，偶見乘輿東來，女從如雲，有丫鬟貌尤艷麗。唐不覺心動，潛尾其後，至一高門，衆擁而入。唐凝盼悵然，因訪居民，知是華學士府。唐歸舟，神思迷惑，展轉不寐。中夜忽生一計，若夢魘狀，被髮狂呼，衆驚起問故。唐曰：適夢中見一天神，朱髮獠牙，手持金杵，進香不虔，聖帝見譴，令我擊汝。持杵欲下，予叩頭哀乞，再三云：姑且恕爾，可隻身持香，沿途禮拜。至山謝罪，或可倖免。不則禍立降矣。予驚醒戰慄，今當遵神教，獨往還願。汝輩可操舟速回。母溺乃公爲也。卽微服持包傘，奮然登岸，疾行而去。有追隨者，大怒逐回。潛至華典中，見主櫃者，舉詞降氣曰：小子吳縣人，頗善書，欲投府



上寫帖幸爲引進卽取筆書數行於一紙授之主者持進白華呼之入見儀表俊偉字畫端楷頗有喜色問平日習何業曰幼讀儒書頗善作文屢試不得進學流落至此願備書記之末公曰若爾可作吾大官伴讀賜名華安送至書館安得進身潛訪前所見了鬘云名桂華乃公所素寵愛者計無所出居久之偶見郎君文義有未妥處私加改竄或爲代作師喜其徒日進持文誇華華曰此非孺子所及必倩人耳呼子詰之弗敢隱因出題試安援筆立就舉文呈華手有枝指華閱之詞意兼美益喜甚畱爲親隨俾掌文房凡往來書劄悉令裁復咸當公意未幾主典者告殂華命安暫攝出納惟慎毫忽無私公欲畱卽眞而嫌其未婚難以重托呼媒爲擇婦安聞潛乞於公素所知厚者

云安聞主公提拔復謀爲置主恩同天地第不欲重費經營或  
以待兒見配可耳所知因爲轉達華曰婢勝頗衆可令自擇安  
遂微露欲得桂華公初有難已而重違其意擇日成婚另飾一  
室供帳華侈合卺之夕相得甚歡居數日兩情益投唐遂吐露  
情實云吾唐解元也慕爾姿容屈身就役今得諧所願此天緣  
也然此地豈宜久羈可潛遁歸蘇彼不吾測當圖諧老耳女麻  
然願從遂買小舟乘夜遁發天曉家人見安房門封鎖啓視室  
中衣飾細軟俱各登記毫無所取華沉思莫測其故令人遍訪  
杳無形迹年餘華偶至閩門見書坊中坐一人形極類安從者  
以告華令物色之唐尙在坊持文繙閱手亦有枝指僕尤駭異  
詢爲何人旁云此唐伯虎也歸以告華遂持刺往謁唐出迎坐

定華審視再三果克肖茶至而指露益信爲安無疑奈難以直  
言調劑未發唐命酒對酌半酣華不能忍因縷述安去來始末  
以探之唐但唯唯華又云渠貌與指頗似公不識何故唐又唯  
唯而不肯承華愈狐疑欲起別去唐曰幸少從容當爲公起之  
酒復數行唐命童秉燭前導入後堂請新娘出拜珠珞重遮不  
露嬌面拜畢唐携女近華○極○甚○今熟視之笑曰公言華安似不佞不  
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華歸厚具裝奩贈女遂  
結姻好云事出涇林雜記

又耳談載陳玄超事與此絕類陳玄超名玄句吳人父侍御  
疏論嚴氏謫死玄少年倜儻不羈嘗與客登虎丘見宦家從  
婢姣好姿媚笑而顧已悅之令人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

傭書焉。畱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驚。不知出玄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卽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以娶玄。既娶。婢曰：君非虎正遇者乎。曰：然。曰：君旣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挑撻可笑。非有他也。玄謂不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玄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之外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始悉玄始末。亟治百金裝。併婢贈之。二事若出一轍。然華學士憐才而陳之。主人未免勢利矣。他書亦有以秋香事混作唐子畏者。

○鴛鴦寺

雙飛寺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儉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酒令謳吟  
彈唱莫不高絕見煜明俊韻藉契合相愛重煜秉醉大書右壁  
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  
妓入屏帷裏煜徐步而出儉妓竟不知煜常密諭鉉云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爲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  
烟彩釋迦又沒頭髮娘子右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  
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參僉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牌用紙  
漫書曰勅賜雙飛之寺

○餘杭廣 以下豪勇

晉升平末故鄞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  
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因曰君若能往

家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爲  
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籬見  
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屍廣持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  
豬殺至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  
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子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  
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  
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  
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娶女爲婦出函明錄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嘗客游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  
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遂從戎數年

後役罷再游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游騁晝事弋獵夕會  
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  
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塚棺上者劉乘酒恃  
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  
磚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  
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蹠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磚於  
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  
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驚駭亦  
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牀同寢至四更忽覺  
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則已甦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  
亡亦不自知屍踞棺上何繇也天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

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隣里相駭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

○張俊

張俊者宣州溧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誓欲報讐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禪而復僵虎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楊香情急於救父故以辱女而厄虎張俊情急於救妻故以匹夫而斃虎世上忠孝節義之事皆情所激故子猶氏有情



瞻之說

情主人曰丞相布被車夫重味奢儉殆天性乎然於婦人尤甚匹夫稍有餘貲無不市服治飾以媚其內者况以王公貴人求發攄其情之所鍾又何惜焉然桀紂而下滅亡相踵金谷沙塲木妖荆棘石崇元載具爲笑端豪奢又安可爲也景文諸公或以麤粥辛勤償其不足或以抑鬱未遂發其無聊至於五陵豪客力瞻氣盈選伎徵歌買歡鬻笑固其常爾杜牧天性疎狂亦繇情不能制耶對山辱身救友有古烈士之風風流浪宕未足爲玷用脩子畏皆用世才而掛於法網寃寃不滌放達自廢胸中磊塊借此散之歌以當泣君子傷焉希孟熱鬧塲中忽開冷眼狂乎狂乎殆聖人之所想乎寺僧

無賴復與爲讒。近於縱矣。餘杭廣三人。意所奮決。鬼神避而  
猛獸伏。或曰。彼以勇獲伸其情者。雖然。無情者。又能勇乎哉。